

因事返乡，归途驱车行于县城沿洛河修筑的以坝代路上，忽念及前段时间日火爆网络的千年古河床，遂循意驰骋，在雨后清冽的空气中，穿过绿树筛落的斑驳光影，掠过道旁迎风摇曳的野花，于一个不起眼的路口，拐向那片喧嚣之外的古老沉寂。

远远望去，不过一片苍茫石滩。白间或灰，亦有青蓝如黛，石头大大小小，或似圆瓜静卧，或如困兽匍匐。河床裸露，宽阔异常，南缘缩窄的河道中，洛水气势未减，清流湍急，浪花訇然作响，仿佛这逼仄反而激发了它骨子里的倔强。

步入石滩，向游人聚集处寻去，很快便找到被网友争相转发的“古道奇石”“千里江山图”。脚步踉跄地越过颗颗形态各异的石头，目光触及那片连绵如画、磅礴如诗的“石卷”时，骤然被点亮：失去水流的包裹，裸露的河床嶙峋如巨兽遗骸，在雨后澄澈天光下舒展延伸。水流冲刷的深壑与凸起的石脊交织，形成一座沉默的地质迷宫，恍若一幅被时光之手徐徐铺展、墨色淋漓的天然山水长卷。有人称其为“大地浮雕”，私以为此言确当，然未尽其妙。眼前这一纵横、一列列延展如带、起伏如山的石阵，纹路天成，样式奇绝，浑然天成，毫无匠气，它是时间雕琢的珍宝，是自然伟力的杰作，巧夺天工，大美无言。

轻抚岩面，这些来自四亿五千万年甚至十八亿年前的石头，古老得如时间本身。指尖轻触，那或粗粝或温润的肌理尚带着此刻阳光的暖意。这是一部石头的史诗：在秦岭造山带亿万年的挤压下，变质岩中的矿物被驯服、

重排，凝固成惊涛骇浪般的纹理；白色大理岩条纹穿插其间，宛如造物主挥毫时溅落的点点银屑。而所谓的“洪水雕琢”，不过是河流以水为笔，耐心剥去地表浮土，让深埋地壳的古老容颜重见天日，而软弱者被蚀为谷壑，坚硬者伫立成峰峦——最终，在卢氏县东明镇湖北村的这片河滩上，凝结成一片微缩的崇山峻岭，一部大地亲撰的“山海经”。

这奇景叩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童年家在小山沟，村里两面夹山，村民依河而居。河滩上无穷的石头，曾赋予我奇妙丰饶的想象。时隔三十余载，我仍清晰记得与姐姐在石滩上晒粮食的情景，更难忘和小伙伴捡石“垒屋”“过家家”的快乐。那条印着白雪公主的黄手绢，连同我的童年，早已遗失在时光深处……河滩上曾有两块我挚爱的石头。以家为界，上游一处河湾北岸，卧着一块莹白如雪的石英石，宽高约一米，大半隐于河沙，太阳一照，晶莹闪烁，是我心中的无价之宝。偶有淘气者砸击，坠下的碎片常是奇妙的平行四边形，捧在手心，如获世间最神奇的水晶。下游近村口处，则矗立着一块堪称巨石的“鸡心石”。河流出谷前，它突兀于狭窄河岸，形如巨大的黑灰心形。记得初二假期，领同学回村游玩，刚至村口众人便被它吸引。大家爬上倾斜却平坦的石面，或对着苍翠群山仰天长啸，或俯身逗弄石下清流中自在的小鱼……

而村里这条小河，从前未深究其名，直到近年见文友撰文探究，称其“骨朵河”，才隐约记起母亲一直唤它“柳泉河”，因它源出上游的柳泉村。究竟孰是孰非，如今已

不重要。它终究是我的河，如同那石英石是我的白水晶，那黑巨石是我的鸡心石。亦如此刻眼前这片如画河床，有人赞其“千里江山图”，有人叹为“大地浮雕”，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来说，它们或许只是自家门前河滩上最寻常的一片石头。世间万物珍贵与否，终系于与“我”之勾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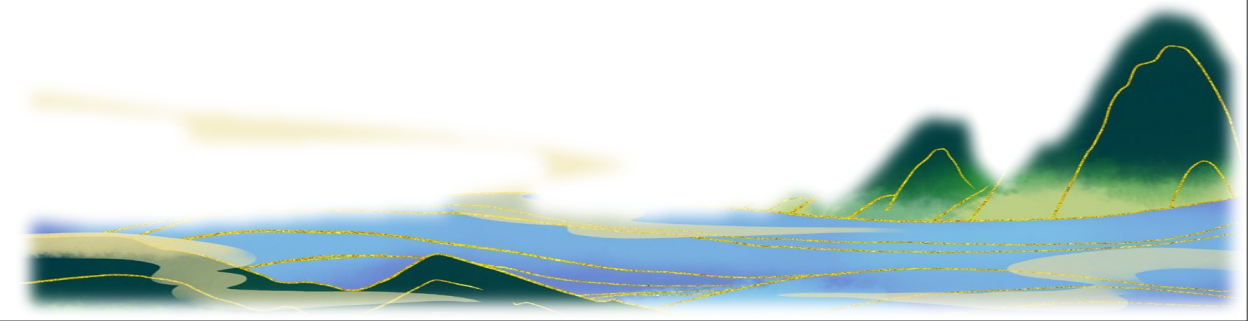
枯水期的洛河，无声展露着它的温柔。我们踩着青苔覆盖的列石过河，或方或圆的石头在湍急清流中若隐若现。阳光在剔透的碎浪上洒下万千金箔，儿子的小手抚过岩层上蜿蜒美丽的纹路，惊讶道：“妈妈，快看，石头上有好多画，这是谁画的？”

我问他：你觉得这幅画好吗？

好。

那我告诉你，这幅画的作者，名叫时间。

洛水汤汤，不舍昼夜。不远处的庄子2号桥在河面投下斑驳倒影，古河床被漫射的夕阳染上一层温柔红光。我俯身拾起一片薄薄的页岩，摩挲着它细密的层理如翻阅一本被时光压缩的史册。我不知道，在漫长的历史上，它是否曾被人像我这般捡起、握住，而后又从指间滑落。我只知道，哪怕此刻我握得再紧，终有一日，它也将重新归入茫茫石滩，或被滚滚河流卷走。而所有属于人类纪的短暂悲欢，于这岩石的尺度，不过须臾一瞬。唯有这汤汤洛水，深谙天地间那至高的平衡，它用河道内日复一日地奔涌以及河岸上亘古的坚守，无言诉说着生命的伟大与渺小。



大地飞歌

□沈春亭

人的大脑总能留存一些震撼人心的画面，在遇到相同的环境时，这些久远的画面就会不由自主地在眼前闪现出来。

那要从夏天说起，到了农历六月间，田野里的玉米快速地拔节成长，长到半人高时，地里的杂草也肆意蔓延，清除杂草是农民必不可少的工作。

记得有一天，天上连瓜子壳大的一块云彩也没有，赤日炎炎，微风不起，田野里蒸发出的热浪像无色的火焰冉冉升腾。河边杨柳树上蝉的啼声，如生疏的风琴手奏出的乐曲，格外刺耳。

在烈日的暴晒下，在齐肩高的玉米林里，一群汉子挥舞着铁锄，刷刷地锄玉米。这群人赤裸着上身，头上包着半新不旧的白毛巾，他们身穿粗布短裤，脚蹬草鞋。汗珠子不停地从黝黑的脊背滚下，锋利的玉米叶在他们身上刺划，飞舞的牛虻偷袭他们赤裸的皮肤，他们全然不顾。怀着对丰收的企求，他们埋头挥舞着铁锄。粗糙的大手已把锄把磨得极为光滑，锄过的黄土显得蓬松，杂草被拔掉在太阳下暴晒。

老队长如头雁一样排在前列，身后的社员如雁阵一样紧

随其后，拨动起的绿叶像涌起的碧波。人们锄着、锄着，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，劳作的人们开始吆劳号。只听见一个声音唱道：“高高山上哟一点红——”挥舞着铁锄的人群放开嗓子齐声合唱：“哟呼嗨……呼呼嗨……呼呼嗨……”合唱声高亢激越，声调缓缓悠扬，反反复复，吟唱良久。劳号声在田野里飘荡，在村庄的上空徘徊。邻近的生产队被感染，也放声合唱，黄土地上的劳号声此起彼伏，响成一片，声震山乡。

我不懂音韵，只能把依稀尚存的记忆一遍又一遍回放，我不由地问：这是歌吗？似是又不是。我觉得是呐喊，是宣泄，是倾诉。

我想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：“劳动创造了人类。”那么人们在劳动中又创造了什么呢？人们为了生存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艰辛的劳动中。劳动创造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必备物质，劳动也丰富了人类的文化，使人类的精神与智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农民是最基层的劳动者，他们在耕稼时创作的歌曲，虽登不了大雅之堂，却是劳动者精神世界的升华。

在卢氏西南山区，集体劳作的农民有吆劳号的传统，为了抢救这流传于民间的文化遗产，县文化部门的同志下

菜市场打了个转，轻轻巧巧地拂过那些汗湿的脊背，又顽皮地卷起婆婆筐边新落的几片梧桐叶。头顶上，一大片梧桐叶子“沙沙”地响起来，你碰碰我，我挨挨你，像在交头接耳说着什么悄悄话——风翻着它们的书页，秋天这首新诗，就要开篇了。

婆婆把掌心那片小叶子，轻轻放在秤盘边上。手一伸，就抓了一大把鲜菱角塞进塑料袋，不由分说地递给我：“拿着，尝尝！立秋吃菱角，咬一口，秋味儿就钻进嘴里了。”

我接过袋子，手指触到湿凉的塑料袋。噢？一股清润的凉意，竟顺着指尖悄悄爬了上来，像山涧里一滴清泉滑过石头缝，直沁到心窝里。那菱角的水汽儿，好像真沾上了初秋露水的凉。旁边一个背着娃娃的妇人，也买了些菱角。婆婆照样多抓了一把给她。妇人伸手接袋子时，两人的指尖不经意碰了一下。妇人“呀”了一声，笑了：“婆婆，您手倒凉丝丝的！”婆婆也笑开了：“是菱角凉哩，秋气儿染上啦。”妇人把袋子接过去，顺手揣进怀里，贴着娃娃的小身子。那点凉意，便也悄悄地融进了温热的怀抱里。

我提着一袋沉甸甸的凉意往回走。身后，婆婆的蒲扇又“呼啦呼啦”摇起来，声音渐渐远了。抬头看天，日头斜斜挂在屋檐角，给梧桐树顶的叶子镶了道金边，无数片小小的金箔在风里招摇。蝉还在叫，聒噪依旧，可那叫声里，好像也掺进了几丝风，显出几分悠长的调子，不那么让人烦了。

立秋这天，秋天是从一片误入菱角筐的梧桐叶开始的。它悄悄滑落，被婆婆枯瘦的手掌接住。那一点微弱的秋讯，便顺着菱角沁出的凉气，从婆婆的手传到我的手，又从她的手传到背娃娃妇人的手，最后融进那小小的、温暖的怀里。

一树年轮，岁月无声

□张玉静

鸣，感受着那一丝丝从树叶间漏下的清凉。每当这时，母亲就会端来一碗刚泡好的桂花茶，淡黄色的茶汤里，漂浮着几朵洁白的桂花，轻抿一口，甘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，瞬间驱散了夏日的燥热。可如今，生活条件好了，当品味了各种茗茶后，却再也喝不出当年的清香怡人。

到了秋天，槐树的叶子渐渐变黄，在秋风的吹拂下，一片片飘落，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。地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叶，走在上面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，仿佛是槐树在演奏一曲秋天的乐章。此时，槐树上的果实也成熟了，一串串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金色的光芒。父亲会拿来木梯，帮我和妹妹摘下豆荚，剥开外壳，取出里面的种子，我们便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。

又是一年寒冬，槐树褪去了所有的叶子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指向天空，在寒风中傲然挺立，这些枝干或曲折，或挺

拔，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树木的骨架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力量与坚韧。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，给槐树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外衣。虽然没有了春日的生机、夏日的繁茂和秋日的丰硕，但此时的槐树却有着一别样的沧桑之美。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仿佛在积蓄着力量，等待着来年春天的再次绽放。

这棵槐树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承载了我童年的欢乐与梦想。它就像一本无声的史书，记载着家乡岁月的变迁和生活的点滴。在这棵树下，我学会了倾听自然的声音，感受生命的轮回；在这棵树下，我懂得了坚持与守望，明白了无论风雨如何，都要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。

如今，我已离开家乡多年，但那棵槐树的身影却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。每当我回忆起童年的时光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棵古老的槐树，它那高大的身躯、繁茂的枝叶，还有那淡雅的清香，都成了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。



流年碎影

月光酒

□王建峰

那时候，父亲在小河边的一块地里种了西瓜。

西瓜快成熟的时候，父亲用木头和塑料布在临近地头的地方搭了一个“人”字形瓜庵。有时候，我也到瓜田里和父亲一起看瓜。

有月亮的晚上，月亮像一把银壶斜挂在天空，似水的清辉倾泻而下。瓜田里笼着薄薄的水雾，近处的瓜叶上一片明亮，像汪着一层水。萤火虫在田埂的草丛里上下飞舞，夏虫的鸣唱繁密如雨。父亲坐在瓜庵旁的地头一明一灭地吸着纸烟。

附近地块的闾林叔和方园叔等也从自己的瓜田地头凑过来。一个一明一灭的红火点，变成了三个、四个。几个人的海侃神聊就在瓜田地头流淌开来。三侠五义、姜子牙封神、关云长败走麦城、东周列国志、国际形势国内新闻、天气收成……古今中外，天上地下，都云雾腾腾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个小小乡村的田间地头。

月亮偏西了，繁密的虫鸣声和着大人的说话声在我耳畔越来越恍惚和遥远……我在瓜庵里睡着了。

半夜里，我正做梦呢，被父亲推醒。“要下雨了，你也起来，帮铁锤家捆捆麦子。”我揉揉眼，果然听到雨点“噼里啪啦”落到瓜庵的塑料棚上。邻地里，有人在往架子车上装麦。

“铁锤不是和咱家吵过架吗？也帮？”“帮呀，吵架归吵架，麦子归麦子。庄稼人还能眼看着粮食被糟蹋了？”父亲说完，就急慌慌又去帮铁锤家捆麦装车去了。

前些时，瓜秧疯长的时候，我家的几亩瓜秧爬到了铁锤家的地里。铁锤二话不说，用镰刀把那些瓜秧齐齐斩断，扔了我们家一地。父亲和他理论。他说，谁让你家的瓜秧越界了，我家的麦子都被缠倒了。父亲说，这不没顾得上收拾嘛，你告我一声，我把瓜秧挽过来也行啊！说着说着，俩人就“叮叮咣咣”吵起来了。要不是村里人拦着，还差点动了手。至此，两家人见面谁也不搭理谁。

我来不及多想，跳下床，走出瓜庵，一溜小跑去帮铁锤家捆麦子。

铁锤家地里的麦子刚捆完、拉完，大雨就“哗哗”下来了。

过了两天，铁锤叔拎着一瓶酒、一袋咸牛肉晃晃悠悠来瓜田找父亲喝酒。父亲赶忙到地里挑挑拣拣摘了一个大西瓜抱出来。然后，在地头铺了两个蛇皮袋，切开瓜，摆上酒肉，和铁锤叔边聊天边喝酒。

我在瓜棚里准备睡觉了，还听到他们在断断续续说话、喝酒。铁锤叔说：“听说，你明天要去卖瓜，你把我家的犍牛拉去使唤吧。”父亲说：“那哪能成？大忙天的，你家也……”铁锤叔说：“没事！我家这几天不用牛。牛闲着也是闲着。去县城卖瓜拉架子车要爬好几个大坡呢！”父亲又说了些什么，我没有听清楚。

夜慢慢深了，虫子的鸣叫渐渐稀疏了，萤火虫都熄灭了灯笼回家睡觉了。月光明亮亮的，柔柔的。这时，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感到他们喝进肚里的不是酒，而是一杯又一杯的月光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天还没有大亮，我还在睡梦中，就听到一阵阵清脆的“叮叮当当”的牛铃声。



诗路花语

进山

□聂爱蓉

人世，不过是一次漫长的呼吸
我们终要回到各自的山
你看那群山静默
山风穿梭
所有被我们命名为悲欢的
不过是深山中流动的雾
永恒在深处溶解
时间在岩石上开出花
深谷幽暗的角落
沉睡着松针与新雪的残骸
我们终将回到各自的山
像落叶消融于更大的辽阔
将名字归还给大地
所有浮沉都静息于泥土
所有追问都消逝于天空
唯有山风摇晃着
反复拍打苍崖沉默的额
你听，那回响
正把亘古的独白
一遍遍，翻译



题字：邵玉铮

